

# 电话里的妈妈

文 / 王斌



# 造园记

文 / 郝娟子

我有一个院子，屋前向南80平，种花草设计，屋后休整成小方块，种果种菜。要什么设计师，设计师都不懂花草植物，自己布置才最贴合心意。

花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四季有花，移步一景。向阳的地方爬藤月季长满花架，灌木月季按照大小错落种植，粉龙、胭脂扣、果汁阳台都是好看又好养的品种。用鹅卵石铺了一条小路，路边绣球硕大的花朵从春开到秋；种一颗高大秀气的白玉兰，绽放时候花朵在夜色中盈盈发光；种两株北美冬青，到了冬天，所有花草凋零后，它能以满树火红迎接新春。当然，最好在初春种下洋水仙、郁金香、朱顶红，它们都能让春天的花园变得格外让人期待。

向阳的地方布置好，背阴的地方种满玉簪和蕨草，让花园拥有一份小森林；再放一个小水缸，养几尾锦鲤，水面浮几颗小碗莲；多肉最可爱，一年四季变换颜色，把它们安置在光照和通风最好的地方。当然，花园的布置不可缺少，藤椅、秋千、遮阳伞、安装上太阳能庭院灯和树灯，夜晚都充满了可爱。

果树也是必不可少的，种下两株樱桃，指甲盖大的那种老品种，成熟起来一嘟噜一嘟噜挂满树，自己吃了一些，给鸟儿、蚂蚁、虫子留一些。迷恋于浆果，种下黑莓、蓝莓、草莓、覆盆子；当然也要种菜，生菜、鸡毛菜、黄瓜、西红柿、茄子和辣椒、秋葵和芦笋，甚至毛豆子和黄花菜……什么都可以试试。菜地边缘种下一行小太阳，向日葵每年都开得灿烂，又在成熟时低下了头。

在孩子对生活充满探究和好奇的年龄，养两只叽叽喳喳的画眉，养一窝芦丁鸡，让他发现和感受，让阳光和泥土都恰好地光顾童年。观察蚂蚁搬家、为一朵花开欢呼、惦记芦丁鸡下了几个蛋，养的那只小画眉起了他的小名，每天在花园里遛弯之后，叫一声名字就飞到掌心……

院子很好，生活也正好，坐拥四季变化和人间烟火，可以小坐、小酌，可以围炉夜话，也可以安静发呆。就这样，对生活抱有赤诚的热爱。

不过，睡醒了，洗洗还要上班，赶最早的地铁，加最晚的班，这篇文章，我得修改下标题，叫做造梦记。耽与幻想和做梦，房子还没买呢，花园在梦中。

（作者供职于资源开发有限公司）

里最显眼的几个地方。说无论是谁，只要找到了七儿，一定要把她的手机号给七儿。“么七儿，一生一世么七儿。”这个号码让所有人伤心，我们想给她换掉，可是她却哭着闹着怎么也不换。她有时候清醒，有时候糊涂，只要看到一个电话号码，就要打过去找七儿，不知挨了多少骂。前些日子，她无意中看到一个病毒防控公告，上边有一个咨询电话“3307272”，立刻两眼放光，手剧烈地颤抖，大喊着，七儿，七儿。她第一次打过去时，你说话温和耐心，最重要的是你和七儿说话的声音很像，又都是一口标准好听的普通话。从那时起，她就把你当成七儿，时不时给你打过来。我自然不能让她老是打扰你，但又不能断了她的念想，就让她和你谈一会儿之后，我就给她挂断。最近，因为我们不让她乱打电话，她很烦躁，在一次出门时，不小心重重地摔了一跤，人昏迷了，医院检查为脑出血，要做开颅手术。医生说她年纪大了，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，让我们要有思想准备。我今天来，就是想请你给她打一个电话，让她听一听七儿的声音，因为弄不好这就是最后一次了……”

么七儿，一生一世么七儿！我播下这个号码。  
“妈妈！”我情不自禁轻轻地喊出声来。（作者供职于陇县公路段）

还讥讽道：“跟你真乏味！去跟你的工作过日子，以后别再回这个家！”爱人急于赶时间，一句话没说，拉着行李箱黯然离家。

事后，白果虽然觉得在气头上说的话重了，却也因为心里不平静，死要面子，赌气不接爱人的电话，打起了冷战。爱人大约工作忙，接下来的几天也没再打电话。

白果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，后悔的眼泪不住地滴。伤心地问我：“你说他是不是嫌弃我，变心了？”我安慰她别乱想，劝她给爱人打个电话，因为错在她。她却死活不打！依旧赌气说：“他想咋咋、爱咋咋，谁还离不开谁了？”我欲要其爱人号码替她们说和，又觉不合适也没必要。

第二天早上我们上班，她忽然喜笑颜开，悄悄告诉我，昨下午她收到爱人寄回的快递，装了一片金灿灿的银杏叶和一纸便签，便签上写：“别人也许只爱一朵鲜花的娇艳，而我却深深地眷恋着一片银杏叶的枯荣向美，我愿与她一起勃发、霜红、春华、秋实，与她一起慢慢变老……”

显然，冷战已然结束。  
她自我检讨着说：“其实我很爱很爱自己的爱人，也很在乎他在乎幸福的家庭。是我太任性，对他不够理解，还故意伤害他！而他却一如既往地给我包容与诗意。看来，生活并不是在消磨我的激情和热情，而是在沉淀我的肤浅和浮躁。”

下班后，我走在深秋回家的路上。看着路两边金黄的银杏树，想着白果的话。不禁感悟到：“爱是初心，它需要双方悉心呵护；爱是春华秋实，需要去伪存真，才能枯荣向美。”

无论于工作于爱情，生活不是在消磨我们的激情和热情，而是在沉淀着我们的肤浅和浮躁，它会让我们历久弥新、历久弥坚。  
（作者供职于阎良管理所高陵收费站）

一次施工质量安全检查。  
检查从早晨一直到中午，一切都进展顺利。杨生民始终陪着检查组，每到一处，介绍详细，许多数据，他都说得清清楚楚。

正当大家以为检查圆满结束的时候，意外却发生了。不远处脚手架上施工的工人不小心碰落了挂在管子上的扳手，附近的工管科干部小碰眼疾手快，一把拉开了旁边的一名工人。悲剧没有发生。然而，落下的扳手砸在脚下水泥板上的声音却引起了小严的注意，他俯下身来，仔细观察，随着扳手的再度砸下，水泥路面溅起了碎片，下面露出了幽黑的空洞。

带队的副局长脸瞬间白了，叫过杨生民就大骂一通。陆自新心下也是一沉：民生工程都偷工减料，这杨生民真是坏了良心。愈是这样想，杨生民的形象就愈发一落千丈。

这件事在陆自新心里留下了阴影。想起那些村民的眼神，他如坐针毡。所以，刚到任住建局，第一件事就是翻出当时的调查结果，虽说最后症结归于筑路的包工头，但对于杨生民，他仍然心有餘悸。  
杨生民来找我谈竣工验收，他心有抵触，但想着职责所在，在仔细审查完资料后还是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哪承想，李局比他更严格，心里的那根担忧也算是落了地。

四  
李局可能还是记挂着能让群众早点入住新屋。

9月初，住建局终于组织人员对安乐村安居工程进行了竣工验收。这一次，李局点将由陆自新带队，还专门请了第三方机构对安全状况进行全面评估。

陆自新检查得特别细，一项一项地验，一钉一卯地过，丝毫不肯放过任何细节。杨生民还是全程陪着，他介绍得愈加耐心，听着好像比上一次还要详细许多。

验收完毕，临走，陆自新远远瞥见杨生民似乎往他车后备厢放了什么东西。回到家打开，才发现原来是一幅字画，而落款人如雷贯耳，赫然是当代的某位名家。

看着字画，陆自新心动了。

# 白果

文 / 万荣

白果是我一位女同事，她与我同在一处收费站工作。  
白果结婚时，我给她当伴娘。婚礼上，司仪让白果分享她与新郎的恋爱经历。我才知道了她的爱情故事。

白果与新郎是大学同学。白果长得白净漂亮，追求她的男同学大有人在，然而白果最终选择了日后的爱人。有一天，一个同学送给她一本舒婷的诗集《致橡树》。书里还夹着一片银杏叶和一张便笺。笺上写：“别人也许只爱一朵鲜花的娇艳，而我却深深眷恋于一片银杏叶的枯荣向美，我想与她一起勃发、霜红、春华、秋实。”

这个同学就是白果现在的爱人，时间在白果上大四的一个秋日午后。

婚后第二年，白果生下一对龙凤胎。小俩口浓情蜜意，一家人幸福美满。

再后来，两个孩子渐渐长大。生活负担加重，工作节奏紧张。白果的爱人又在外地工作，且是单位业务骨干。俩口子既要顾家养家，又不能耽误各自的工作。一个回家，离家来去匆匆，一个两点一线不停奔忙，聚少离多，少有闲暇。白果每每向我提起这些，总是感慨，生活正在一步步消磨她的激情和热情。

前不久，白果休年假。爱人本来说好陪她一块出去玩。却因单位临时有业务不能成行。白果使着性子与爱人吵，把爱人的行李甩出门外，

# 心疾

文 / 图 彭睿昕



貌，造福民生，振兴县多次调研规划，最终上马了人居改造建设项目。

陆自新参加过县里的调研。那是个雨天，安乐村的通村土路满是泥泞。车进不去，只能步行，雨水在路上在田地汇集，亮晶晶，一脚踩下黄泥四溅。走进棚户区民居，外面雨挂水帘，屋内小雨淅沥，村民们看着调研的干部，眼神中尽是期盼。

对于安乐人居建设工程，陆自新也有些了解。当时他还在房管所任职，被局里抽调和其他科室人员一起，由一位副局长带队对工程进行过

什么会这样。  
再次接到那个老人的电话是一周以后。

“你是不是七儿啊？女儿，你别挂电话。你在哪里？什么时候回家，妈妈想你。”

我立刻听出是那位老妈妈的声音。我耐心地回答说：“大妈您好，我不是七儿，我是市疫情防控综合办的工作人员，叫吕菲菲。您是不是打错了。请核对一下您的电话号码，我这里的电话是3307272。”

对方听起来很兴奋：“七儿，妈妈终于找到你了。千万别挂电话。我什么也不让你做。你只要回到妈妈身边就行了。你快回来吧……”

老人把我当成她的女儿。可老人是谁？她的女儿七儿又是谁？她为什么认准了我？正想回过去呢，那边传来“嘟嘟”的声音，已经挂了。

因为工作需要，我调回局里一段时间。回来之后，有人对我说，这段时间一直有位老人找你，说你是她的女儿，说她女儿一直用这个电话，还说她女儿很年轻，很漂亮，是位大学生，普通话说得很好。

17213141172，我拨通了那人抄给我的电话。

那边兴奋得说话声音颤抖着：“七儿，是你吗？下午一定要回家呀，我们所有人都等着你……”

老人言语间是无尽的关爱和期

# 小A与小C

文 / 郭树堰



朋友圈里，总少不了整日诉说幸福和倾诉烦闷的人，如果说，小a是明显的乐天派，小c就是典型的抱怨派。

小A是我中学同学，一个十分大气的女生。中学时，许多女生都开始追求白瘦美，小A却从不参与。有人给她取了个“胖姐”的外号，朋友们为她心疼，她却浑不在意地说：“我不过得了个难听的外号，但有的人永远丢掉了为人的基本素质。”此话传出去，大家再不胡乱叫她。由此人们知道，她乐观宽容，但也有自己的棱角和脾性。

而小C则爱抱怨，是我朋友的朋友。他原本家境优渥，后不知为何变得穷困。加上微信好友，总能看到他三五不时地抱怨，或是抱怨同事不好相处，或是说生活压力太大，或说亲友无人理解，倘若有人去安慰，他则暴躁道：“算了吧，这种日子真没意思！”

说来也巧，两人的朋友圈常能连起来。上一条小A说：“被小区刚开的桂花从梦里唤醒，这是充满香气的一天。”下一条就是小

“陆局，好好干哦！”在他错愕的表情中，离开时的李部长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“一定一定！”看着窗外耀眼的阳光，他连声回应道。待走出局长办公室，他才看到了站在楼梯口的李局长，喝醉了酒一般，脸涨得通红。

## 二

李局长好翰墨，书法作品在振兴县小有名气。陆自新自调到局里那天起，就没少被李局拉着欣赏他的墨宝。

“看看！看看！自新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李局指着红木办公桌上新写的字满面红光。“这字啊，得下功夫练，四十年春秋啊！”说这话的时候，李局通常会把手掌放在桌上，好像那就是春秋。

李局学书法家道柳公权，然而，他的字丰腴光洁，全无“柳体”之瘦劲硬硬。  
十多年前，李局还是乡镇的一般干部，登门求字的就已不少。“经不可轻传，亦不可空取”，每出一幅，就有几十上百元的润笔收入。后来，李局仕途青云，润笔费也水涨船高，坊间传言从几百到几千，从几千到几万，最高深的，据说某商人评其字堪比王羲之，直接给了一套房子。

这些年，李局忙着参加各种书会盟会。无师自通地，他还研究起了古玩。经常有人把一些东西带过来让李局鉴赏，陆自新就曾在他在办公室捧着一尊泛着绿锈的鼎炉俯仰仰就，那模样不像任建局长，更像是鉴赏的专家，专业而专注。

李局在工作上上和善亲民，找他办事的人都被奉上烟、茶，有的临走还能顺上一幅墨宝。然而，李局也有严厉的时候。比如7月杨生民来局里谈安乐人居工程竣工验收，陆自新领着去找他签字，他却严肃地板起了脸：“工程安全事关生命！你还是深入整改后再来吧！”改而不验，这已经是第三次了。

## 三

杨生民是腾达建筑公司的老板。两年前成功竞标了振兴县安乐村人居建设项目，去年年初工程竣工，验收申请递交了一次又一次，却迟迟等不到任建局长工程验收。

安乐村位于县城西南，那一片以前多有棚户区，基础设施缺口，环境破落脏乱，为了改颜换

陆自新从几个月前验收完安乐人居工程，回家后就得了一场怪病，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在气管一般，沉沉地。去过医院好几趟了，却怎么也找不到病因。

“陆局早！”看到领导迎面上来，下楼梯的小严急忙侧身让了让，问了个好。

“早！”他减慢了速度，舒缓了一口气回应道。

到了办公室，打开窗户，凛冽的秋风带着些许寒意吹了进来，这才感觉稍微好了一点。

陆自新是去年6月调到振兴县住建局任副局长的，此前，在局下属事业单位房产管理所当所长。

想起那次升职，到现在都觉得突兀。那天他正在已脱贫的帮扶对象王福宁家入户。看过了福宁养殖场的情况，正在和王福宁拉家常，手机铃声响了。

看到是个陌生号码，他没有犹豫，直接按下了挂断键。那段时间，振兴县电信诈骗频发，公安局一批一批地出警抓嫌犯。

正当他打算继续听下去的时候，手机再次响了起来。他厌烦地摆了摆手，拿起来一看，却是住建局一把手李局打来的。

“陆自新，你搞什么名堂？火速到我办公室来！”哪—哪—哪—，不等他反应过来，电话就被重重地挂断。

“什么情况？”他眼前浮现出李局平素那儒雅的面孔。不敢怠慢，立即返程，半小时后他站在了李局办公室门口。

敲门进去，李局却不在。屋子里七七八八面孔，县纪委的刘书记和组织部的李部长赫然在列。纪委怎么会找我？他心里犯起了嘀咕。  
“陆自新同志，按照县委安排，我们对你进行了相关调查。”刘书记顿了顿。“你是一名合格的党员，请你牢记使命，廉洁自律，始终当好人民的勤务兵。”  
“下面宣读任命文件。”李部长接过话筒。“县人民政府决定：陆自新任振兴县住建局副局长，试用期一年。任职文件自今日起公示。”  
啊？他既兴奋又吃惊，怎么事先没一点风声。

